

m Pursuer

追梦人

他们拓宽了想象的疆域

侯大伟 杨 枫——主编

四川科幻 口述史

口述史——为了纪念和前行

Dream Pursuer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 Oral H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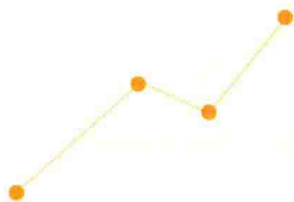
追梦人

Dream Pursuer

Science Fiction in Sichuan: An Oral History

四川科幻口述史

侯大伟 杨 枫——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 侯大伟，杨枫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220-10196-0

I. ①追… II. ①侯… ②杨…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当代 ②出版家—访问记—中国—当代 IV. ①K825.6 ②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1864号

ZHUIMENGREN: SICHUAN KEHUAN KOUHUSHI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侯大伟 杨 枫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印制

王其进
阿鬼设计
子木工作室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85mm×260mm
25.25
610千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0196-0
1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序 一

向追梦人致敬

姚海军

提出采集科幻口述史的想法已经有些年了，期间凡尘琐事种种，唯憾此事未得推进，直到这本书的两位主编杨枫与侯大伟因科幻相遇。短短数月，这样一本书便将呈现读者面前，其担当、魄力与效率令人不能不心生敬佩。

承蒙两位主编看重，即将成书之际再三邀我作序。虽惶恐而领命，盖因此书不同以往。能为其略献绵薄之力，既义不容辞，也深感荣幸。

自梁启超、鲁迅为改造国民性以图中国强于世界之林而倡导科幻小说以来，我国科幻发展已历百年，中间坎坷曲折或令人唏嘘不已或令人激情勃发，大时代之变迁隐藏其后，细考之如小说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科幻绝非超然存在，所谓幻想即现实，此即可为一解。

然时光流转，随着历史时空之铅幕渐次合拢，诸如科幻何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成为儿童文学、科幻姓“科”姓“文”之争的真相、中国科幻几起几落盛衰转换之因等，诸多在坎坷曲折中生出的谜团不是日益清晰，而是愈发神秘难解，或偶见解读，亦多窥一叶而难见泰山。前些日看日本学者武田雅哉详述近代中国幻想与科学之作《飞翔吧！大清帝国》，慨叹日本作者掌握史料丰富翔实之余，更感我国科幻史研究对第一手材料抢救与发掘的不足与紧迫。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的成书，正是对我国科幻史研究的重要丰富。本书专注于亲历之史，试图用多位亲历者的鲜活记忆完成对一些关键历史问题的多维度重现，虽未必能完全拂去覆盖于时间之上的尘埃，却最大可能让我们接近真实，哪怕，是在言与不言之间。以上，为本书与以往科幻史书之大不同之一。它虽非鸿篇巨制，却是一部极具张力的大书。

原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一句名言：“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仅以本书书名观之，口述史能以一省而独出于全国，就足见四川在中国科幻史中的地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即有童恩正、刘兴诗因科幻享誉全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科幻热潮中，除童、刘以外，又有王晓达等众多科幻作家星耀神州；1984年科幻进入低潮后，在全国涉科幻期刊关、停、并、转的大背景下，更是只有四川的《科幻世界》（1991年之前名为《科学文艺》）坚持下来，为中国科幻保留下最后一星火种，并以四川人特有的执着，化青春铸火箭，在1997年将中国科幻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就

如同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笔下那个从贫苦乡村走出的水娃，最终驾起太阳风帆，将人类的目光引向浩渺星空；最近十年，随着《科幻世界》成功推出刘慈欣的《三体》，中国科幻更是因此同时进入了畅销书时代、产业化时代和国际化时代。

不唯如此，四川还举办了三次国际性科幻大会。早在1991年的那次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四川省政府便给予科幻高度重视，省委领导宋宝瑞到会并接见各国科幻作家。在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其意义显然超越了科幻。四川还诞生了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幻大奖、新华网“科幻邮差”和包括八光分文化在内的众多科幻创业公司。目前，第二届成都国际科幻电影周、第三届科幻产业论坛、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盛典也已在筹备之中……开放、包容与进取，正在让成都成为中国的科幻之都。巴蜀文化现代性的一面，值得大书而特书。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所选择的十位受访嘉宾既有作家又有出版人，亦有社会活动家，他们在不同的时空点与科幻交汇、融合，予科幻以华章，他们的人生也因科幻而浪漫清醇、流光溢彩。他们是创造者，更是追梦人。他们所追之梦是科学昌盛之梦，是文化繁荣之梦，是中国复兴之梦！吾辈身处科幻日益繁盛之大时代，当向本书中前九位科幻文化的培育者、耕耘者致敬！

是为序。

序 二

唯有想象，温暖彼此

侯大伟

我知道，在你的内心深处，藏匿着一个扭曲的力场，总会在不经意的某个深夜撕扯着你脆弱的情绪、碾轧着你虚弱的灵魂：耳边的情话已消散，誓言的爱恋已惘然，缠绵的吟唱已绝响，孤独的气息已没顶，刻骨的思念在窒息……

我知道，总会有一个夜晚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拘禁着你、压抑着你、吞噬着你，让你不能呼吸、难以言说甚至无法哭泣，左右徘徊找不到出口，努力张开的嘴巴呼出气息，却发不出人的声音，隐约间只传来几声狗叫……

我知道，你常常会遏制不住地想把另一个你溶解在你的血液中，融化到你的生命里。那种感觉会击打着你，膨胀着你，撕裂着你，然后不断在这种感觉中和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躁动，越来越迷茫……

梦是五彩斑斓的，那是因为所对应的真实世界是黑白的。你会在落寞之中安睡，也会在孤寂之中癫狂。清理一个现实的世界，新的字节一点点覆盖在已有字节的空间里；留白一个想象的空间，让那些跳跃的文字伴着诡异又冰冷的寒光，带着锐利的锋芒刺来：夜幕下的孤影，你会给它一个拥抱吗？冰冷的身躯，你会亲吻它干涸的嘴唇吗？面对迷茫无助的双眸，你会呼吸它气若游丝的气息吗？

因为孤独，所以想象。

想象着高高在上的神灵，照料着每个人的终点。

想象着宇宙之中的同类，也在努力地寻找着我们。

想象着内心深处的彼此，真诚倾听真情相拥。

想象着智能互联的万物，跨越物种的边界相互陪伴。

在想象之中，我们连接了彼此；在想象之中，我们温暖着彼此。

是认真和宇宙相处的时候了，唯一的模式就是想象。想象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想象成挂念我们的样子，想象成它最优雅简洁的样子。在想象里颠倒宇宙，从能量的褶皱里探触生死，从张量的互动里察知离去或者归来。

隐匿在宇宙深处的我们，和尘埃一样，也和宇宙同体，吹息之间都是想象。唯有想象，才是对外沟通的桥梁，才是让讯息无处不达的信使，才是孤独的慰藉者，才是寂寞的拯救者；唯有想象，才能通连宇宙的神经末梢，才有勇气触碰自己心底最柔软的那块血肉。

每一个想象都是一次新的创世，我们在想象之中合拢时空，打破又创立。

每一个想象都是输送温情的邮差，我们以膜拜靠近，以智能摹状，无始无终的寂静笑而不语。

每一个想象都是温暖彼此的深情拥抱，我们镇坐于重叠秘境的中心，让想象缠绕着下一个想象，让迷梦接续着另一个迷梦。

因为想象，所以温暖。



CONTENTS

目录

序 一 向追梦人致敬	姚海军	」	001
序 二 唯有想象，温暖彼此	侯大伟	」	003
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	杨 潇	」	001
对科幻永葆赤子之心	谭 楷	」	043
没有想象力的人，是灵魂的残废	流沙河	」	075
科幻“雇佣兵”	刘兴诗	」	095
踏上科幻之路是一生的骄傲	王晓达	」	149
薪尽火传 不知其尽	周孟璞	」	213
让科学与文艺之美尽情绽放	吴显奎	」	233
用行动为中国科幻助力	董仁威	」	265
因为热爱 所以坚守	何 夕	」	307
中国的坎贝尔	姚海军	」	341
后 记	杨 枫	」	393

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

杨潇

中国科幻 生生不息

杨潇





YANG XIAO

缘定科幻

- 说服出山，童恩正慧眼识珠 003
- 自行“组阁”挣第一桶金 006
- 小团队艰难撑持，得益于六个“特殊” 007
- 科幻银河奖诞生始末 009

上下求索 探寻发展

- 011 希望杀出一条生路
- 012 更名《奇谈》带来的困扰
- 014 《科幻世界》横空出世
- 015 捉襟见肘，单枪匹马去申办世界科幻会
- 016 国际会议我居然开了国际玩笑
- 018 其实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有个idea……
- 019 这桩事之狼狈透顶，很多年我都难于启齿
- 02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023 功到自然成，“灰姑娘”站在光鲜的国际舞台上
- 025 1992背水一战
- 026 怀念轮流当责编的那些日子
- 027 这事儿没有白做，深感慰藉
- 028 3D画又让我刊发行量陡然攀升
- 02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030 主编、社长生涯的得与失

急流勇退

- 理想，追求，然后放下 032
- 我最大的骄傲与遗憾 035
- 《科幻世界》成功之“道” 038
- 祝福我们的科幻事业 038

趣问趣答 /040

非常荣幸，今天能邀请杨潇老师来参加由新华网和八光分文化共同主办的四川科幻口述史访谈。杨潇老师，作为20世纪80年代《科学文艺》杂志的守护者，作为成功开创并坚守中国科幻期刊的团队核心，为中国科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科幻在杨老师心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希望通过杨潇老师的讲述，带领我们重回三十多年前的光辉岁月，触摸与科幻有关的人和事，感受那段岁月留下的骄傲与激情。

缘定科幻

说服出山，童恩正慧眼识珠

科幻邮差：我们都知道，从历史上说中国科幻是一个舶来品。20世纪70年代末，在杨老师与科幻初识之前，中国科幻应该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请问杨老师，您当时是怎么与科幻结缘的呢？为什么会去《科学文艺》当编辑？

杨潇：是这样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全国都洋溢着学科学爱科学的激情。我从北航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当技术员，可是那会儿很想去干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儿。1979年《科学文艺》创刊了，主编刘佳寿提出要招聘编辑。他说，希望招的编辑有工科背景，同时有作品发表。正好1979年某期的《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纪念丙辰清明的一篇散文，我就拿着那期杂志，拿着北航毕业证去应聘，然后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进了《科学文艺》编辑部。

科幻邮差：（笑）这个经历跟我（杨枫）当初进《科幻世界》还是有一点点相像，就是一个杂志平台还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怀着一腔理想就加入其中了。我们都知道，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将爱好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其中往往饱含艰辛。杨老师刚进《科学文艺》编辑部不久，就遭遇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杂志社最困难的时候，据说是童恩正老先生亲自到您家做说客，才最终说服您出山挑起这副重担。能请杨老师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我们想知道，童恩正老先生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您，又是用什么样的言语打动了您？

杨潇：我还真不知道童老师是怎么瞧得上我的（笑）。那会儿，整个来说科学文艺形势已经不好了，热潮尚未全面涌起就哗啦啦地退潮。本来和科普相关的杂志很红火，《科学文艺》一创刊就有十五万册的销量，最鼎盛时的1980年达到二十万册，当时是非常红火的一个期刊。但是80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后，杂志每况愈下，发行量掉得很低，受到了很大压力。我那会儿就是个小编辑嘛，无力左右刊物。出路在哪儿，我们也没多想。

《科学文艺》编辑部是省科协的一个事业单位。1983年，四川省科协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签订了个协议，《科学文艺》的编制、人事、经费等由省科协管，业务由科技社负责。当时，四川科技出版社社长是周孟璞，他很有担当。在批判“精神污染”的重压之下，一般人都避之不及，周主任——他曾任成都市科协副主任，我们都称他周主任——却挺身而出。周主任同时还兼省科普作协理事长，所以他有底气来负责业务。童恩正老师则是省科普作协的主力骨干，副理事长。

1984年春夏，省科协对我们说：“这个杂志很困难，科协委派的主编（张尔杰）已退休，科协不想再派领导了，这个杂志就算了吧，停刊后把你们分配到科协的各个部门去。”当时大家都觉得不甘心，一个杂志本来这么好这么红火，它的基础也很好，科普界的作者队伍也很强大，停刊很可惜。那时，省科协的一把手（党组书记）叫邵贵民，他对我们很了解，也很信任，认为我们是真心想办好这个科普期刊。他提出了个很“科幻”的想法，他说：“你们坚持要继续办刊，那你们就自己组阁，自己选领导，自个儿干。但科协不会给你们钱了，要干的话就从科协经费中断奶，自寻出路，自主经营，自行组阁，自负盈亏。”

当时科协提出的这“四自”方针太新鲜，太刺激，太有吸引力了！那时我们真还不懂什么叫“自负盈亏”，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当惯了螺丝钉，突然有机会能自己蹦跶，忽然有了自主空间，特别想一试身手，让濒临倒闭的刊物活下去。但是，想不到“自行组阁”“自己选领导”的结果是把我给推选出来了。我自己还懵里懵懂的。当时我也不是太在意，也没有答应，那会儿孩子还小，很忙的。

尽管编辑部推选了我，省科普作协也没有太在意，他们也还在外边继续寻找主编。那年夏天，我们去九寨沟开笔会，编辑部的新鲜事人人皆知，有人劝我出山，我还给骆新都、王南宁（《人民文学》编辑）开玩笑：“出什么山哪，我们不是刚进南坪大山吗？”

112

① 1991WSF成都年会开幕式后，杨潇与郑文光先生（左）于会场外合影留念。

② 1994年7月2日，童恩正先生（右）从美国归来探访编辑部，饭后与杨潇合影留念。



后来有一天，童恩正老师和王晓达老师一块儿到我家来，说：“哎呀，这个杂志挺好的，基础很好，前几年也办得相当不错，《科学文艺》是很有特色的科普期刊，现在尽管有些困难，但前景还是很好的，大家信任你，你就来干吧。”我说：“我现在啊，悠悠万事，儿子为大呢。”（笑）

科幻邮差：儿子当时多大？

杨潇：当年推选时儿子还不到一岁，正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一天，童恩正老师打个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去。童恩正老师在我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他是川大历史系知名教授、知名考古学家、著名作家，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具有广泛影响，个人也极富人格魅力。

那天，我就到他家里去了。他对我说：“杨潇，你要不负众望，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你，你就该勇于担当。以后的路还很长。”还点拨我说，“人生重要的是选择，不要动不动就想去当作家，与其去当个二三流作家，还不如争当一流的主编，办一流的杂志。”

科幻邮差：激将法。（笑）

杨潇：对。但是我哪儿觉得我能当主编呢？当时《科学文艺》虽然办得挺好，我也没觉得它算是全国一流杂志。童恩正老师跟我说了很多，最后说：“你好好想想吧。”我记得我是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川大校门。

川大校门外就是九眼桥下的锦江，我推着自行车一路沿着锦江走，看锦江波翻浪涌，后浪滚滚追逐前浪，想想童老师说得很有道理：年轻人嘛，勇挑重担，这是一项挺有奔头、很棒的科普事业。那会儿也没怎么想明白，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就答应下来，就这么开始了。

科幻邮差：从此就开始了……

杨潇：不归路。（笑）



1985年夏，编辑部人员与周孟璞（后排左三）、童恩正（后排左四）两位先生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依次为：向际纯、杨潇、莫树清、陈××、李理，后排右一为谭楷。

自行“组阁” 挣第一桶金

科幻邮差：说起《科学文艺》早期的状况，我想没有人比杨老师更了解了。《科学文艺》在早期的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编辑部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杨潇：早期问题多着呢。社会环境、编辑方针、作者队伍、读者对象、人事、财务……刚开始接手，给我交接时账上只有六万三千块钱，印数好像就是两万多不到三万，在编人员十五个。省科协说：“这十五个人你自己选，你不要的人，科协就收回去。”这是很得罪人的事儿，但是你想，六万三千块钱能够养活多少人？

当时办刊大环境不好，编辑部人际关系也不好，为了留下能团结干事儿的人，我不得不拿着“自行组阁”令牌，快刀斩乱麻，硬着心肠裁掉了一半。当然被裁掉对这些人来说也挺好，他们就回到科协吃大锅饭，不用后来像我们一样没皇粮靠自己挣。当时留下的正式员工只剩七个。生存压力之下，万般无奈，后来我在一些文章中也说了，觉得挺对不起人家，但也别无他法。

《科学文艺》留存下来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怎样生存，怎样活下去。吃惯了皇粮，一旦“自负盈亏”，真是两眼茫然。机关干部嘛，开始还不好意思说钱，但不得不硬着头皮想方设法挣钱。那时不是出现了万元户么，我们为他们写宣传资料，希望从中得到赞助……还派员到《知音》《科学之春》等杂志取经，看人家是怎样操作的。秀才经商嘛，绞尽脑汁还碰得焦头烂额。

后来决定，还是发挥我们的编辑特长。当时我们有四大主力，就是我、谭楷，文编莫树清，美编向际纯。编辑部正式人员还有编辑贾万超，他留职停薪下海经商去了；还有两个年轻人，胡季英去读书了，徐开宏搞收发内勤等。我们四个主力编辑成天琢磨怎样找钱。后来向际纯提出：“我到广州，看广州有些编辑部和出版社合作出书，效果不错。省少儿出版社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做一套彩色卡片，有文字有拼音有图像，小孩识字比较有效。”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科学文艺》编辑部发挥所长，以书养刊，与四川科技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晚安故事365》。

我们说了便做，老向马上张罗编画了一套《幼儿看图识字绘画卡片》，立即到灌县新华彩印厂排版印刷。这套卡片下到新华书店征订，征订印数有好几万套，我们一下就挣了几万块钱，那是我们挖的第一桶金。

合作出书之前，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处处碰壁，花很大力气都没挣到钱。那时我许诺，谁的金点子让编辑部挣到第一桶金，一定重奖。有人问重奖奖什么呢？我说一台彩电。那时一台彩电挺贵的，几千块钱。后来果然我们挣得了几万块钱，该兑现了。

我去请示周主任，周主任说只能奖五十块钱。（笑）我想五十块钱能干吗呀？要是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那今后还怎样取信于人？我又去请示童恩正，童老师虽然名义上并不是主编，但在我们心目中都把他当作主编。童恩正笑笑没有回答，我认为他默许了，就当真奖励了老向几千块钱。我们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我们再接再厉，编了很多书，其中，《晚安故事365》那套书前前后后印刷了大概七八十万套吧，光这套书就挣了几十万块钱。当时我们是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合作的。四川科技出版社和我们合作真是源远流长，现在很多我们杂志社的书，像后来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大部分都是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合作的。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小团队艰难撑持，得益于六个“特殊”

科幻邮差：在那种情况下，《科学文艺》能够走出低谷，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有个背景呢，就是当时在科幻圈很红火的“四刊一报”：北京的《科幻海洋》、成都的《科学文艺》、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四刊一报或停刊或转向，最后留下来的只有《科学文艺》一家。请问杨老师，为什么独有《科学文艺》存活了下来，之后成了中国科幻唯一的火炬？四川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潇：是，当时有一批期刊都在做，但是他们相继倒下了，消失了。我们呢，中国80年代早中期，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上级颁给了特殊的“四自”令牌，让我们获得了较大自主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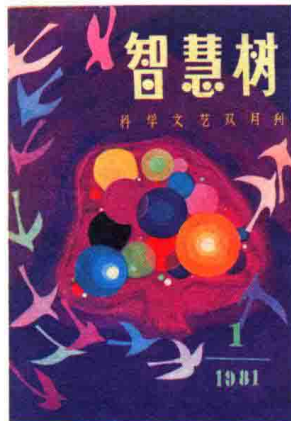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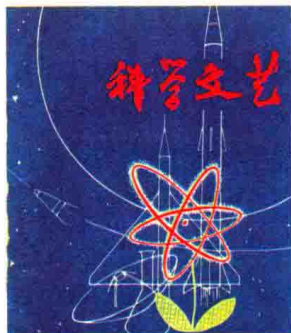
应该说，办科普刊物是科协的工作职责，省科协也很爱护我们这个刊物。上级领导了解、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寻路办好《科学文艺》，所以放手让我们一搏。当时我们那个小团队，平均年龄也就三十多岁，还算年轻吧，总想蹦跶出点啥事儿。有领导的特别信任和支持，有这么大的空间让我们干，就特别主动特别想生存下来，把《科学文艺》做好。我们非常珍惜这个

机会，小团队在艰难中锤炼成长，不轻言放弃。年轻人嘛，青春激情，总有人生理想，总想干出一番事业。

应该说，当时许多同类刊物纷纷倒闭，而我们这个小团队苦苦撑持了下来，得益于在特殊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地点——较为偏远的西南一隅，得到了特殊的尚方宝剑——“四自”方针，在一个特殊领域——科幻文艺，和一群特殊同行者——作者、编者、读者和支持者，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办科幻刊物。

你刚才说到四川丰厚的文化底蕴。成都武侯祠有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事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四川有关部门“治蜀深思”，能审时度势，宽严有度。由于我们不断努力，争取到四川省多方面理解支持。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对编辑部充分了解，积极支持，有效指导。在我们探索寻路中持宽容态度，我们走了一小段弯路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承认探索，允许纠错改正。还有上级主管主办部门四川省科协充分信任支持，给了较大的办刊空间，有相对宽松的办刊环境。而且当时也挣了一点钱，可能比关门停办的那些刊物多了点经济基础，能坚持办刊。

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界》，刊物能生存下来并得到长足发展，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认识到科普期刊对提高人们科学素养的重要性，遵循时代要求，在办刊中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前瞻性地引领年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幻期刊界最受欢迎的“四刊一报”：《科学文艺》《科幻海洋》《智慧树》《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

人面向未来。对怎样办好科学文艺类的期刊，到后来怎样转型为以倡导创新性想象力的《科幻世界》，上级领导部门也在我们的摸索中观察、思考、总结、指导。

还有，四川省科普作协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四川省科普作协是个知名科普作家群体，他们和我们从80年代就一路走来，比如周孟璞、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张昌余等，还有董仁威、吴显奎等一直都是我们的支持者。有四川省科普作协强大团队在后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科普川军很像抗战川军，生命力特强，战斗力特强，经得住熬煎，不轻易言败。且科普川军战果丰硕辉煌，从70年代直到现在。

科幻银河奖诞生始末

科幻邮差：《科学文艺》走到1985年的时候，经济依然不是十分宽裕，但这个时候《科学文艺》已经在考虑联合天津的《智慧树》创办中国首届科幻小说奖了。我想知道，这个奖的由来和这个奖在当时发挥了哪些作用？

杨潇：我们为什么要联合天津举办呢？因为当时《智慧树》也是科学文艺类的期刊，我们刊名就叫《科学文艺》，我们两刊一南一北，共同面向的都是青少年，所以我们在一块联合很有基础。

当时两家开了一个天津笔会，谭楷老师带着老编辑李理，到天津去和当时《智慧树》的主编亚方、编辑里群等协商。亚方也是四川人，老乡见老乡嘛，双方龙门阵摆得很投合。当时编辑部也没有什么见面礼，就带了四川的文君酒去送笔会作者，送天津《智慧树》的同事。两家聊着说我们既然都是搞科学文艺的，两刊一南一北，相互呼应共同来举办征文，这样会解决一部分稿荒。那会儿办刊空间比较大，我们自己决定了就可以做，不用四处请示汇报。两刊当场就拍板定下来了。

开始呢，当然稿件多了一些。我们用比较成人类的稿件，他们用比较少儿类的稿件，稿源丰富了些。后来征文完了，到1986年要颁奖，应该起个名。按当时惯例，比如说科幻小说征文奖项就叫“科幻小说奖”。1984年我们开了九寨沟笔会，童恩正老师邀请了吴定柏老师来参加。吴定柏老师当时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研究欧美科幻小说比较早。他到成都时我们已经出发去九寨沟了，他在成都玩了两天等我们。我们回来后他给编辑部办讲座，介绍国际科幻状况，说到了美国科幻星云奖和雨果奖。我们心中就有了一点儿概念，不光是“科幻小说奖”，还可以是“星云奖”“雨果奖”。

后来我们商定奖项名称时，在桌上摆了一摊全国各地的刊物，看对我们有没有启发，也提